# 娛親雅言

# 娛親雅言卷四

歸安嚴元照

## 三傳國語附

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暨杜預云暨至也一切經音義兩引皆作暨十二達磨多羅禪經又十八分別功德論二元照案暨及也義如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暨之為暨古文假借在莊九年經公及齊大夫盟於暨公穀皆作暨左氏古文家也

又八年傳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元照案服子慎

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是服本謚作氏鄭康成本則作謚故其注儀禮少牢饋食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又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左傳哀十六年正義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服鄭兩本不同而句法則無異若杜預乃以爲謚二字屬下爲句云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元照竊謂服鄭說皆可通而究以服

義爲正此當以本文斷之羽父所請者氏與族也公之問不及於謚故云問族於眾仲則眾仲之對無緣及謚公命以字爲展氏卽以字爲氏也諸侯之禮也氏族未嘗有二當時以爲氏者後世子孫則以爲族如無駭子孫皆氏曰展卽成族矣似服本較勝也杜解雖無甚謬然從其讀則不辭陸粲左傳附注据駁五經異義引作氏遂謂鄭本作氏核之禮注乃知其非

桓五年傳旝動而鼓賈景伯以旝爲發石說文㫃部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許君受學

於賈故用其師說元照案三國志袁紹傳太祖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見裴松之注引是曹操嘗用其說以制敵矣杜解云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此說於古無徵案馬融廣成頌旃旝森其如林旃旝竝舉杜殆緣此而臆爲之說乎章懷後漢書馬融傳注卽用杜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賈馬同治古文廣成頌蓋用師說元照案詩其會如林說文引作旝廣成頌既云如林當亦用詩語未必以旝爲旃類也新田此說與錢氏後漢書攷異合正義亦云旝之爲旃事無所

出然例依本注不得不曲爲之釋也又云發石並
旝旗之比說文載之㫃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
矣錢廣伯馥云族字亦載㫃部而以矢鋒解之獨
非不類乎正義之辨甚而無理矣○袁文甕牖閒
評用杜說以詆說文其言可勿置辯其云魏晉以
來造雲旝翻旝飛旝連旝竟以旝爲軍中飛石而
不知其誤自說文案所舉諸旝之名正可爲說文
之證.

十三年傳及鄭亂次以濟遂無次釋文云本或作亂

次以濟其水元照案水經注二十八沔水下云沶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春秋莫救亂次以濟淇水是也据此則其當爲淇鄘水卽夷水鄘夷聲相近梁曜北云洪洪誤爲其其趙氏水經注釋辯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亦誤其

武闈見閟二年傳正義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元照案魯有僖閟見襄十一年傳杜解云僖公之門正義云僖公之廟門也武闈殆武宮之門耳武闈僖閟稱謂政類丁教授云武宮再立於成公六年不知毀於何公之世當攷 元照案或武宮已毀而其地尚仍舊名亦未可定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愛之也服本作甚解云愛之甚元照案也古通邪此謂虞之於晉豈能更親於桓莊乎而愛之甚邪文義本無轇戾正義乃云嵩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此正義中服注而失其旨者也近蘇州嚴氏輯左傳古注以此語爲服注非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甚也正義錯會服意過加抨擊蓋於左傳一意扶杜先儒成說不免曲意詆排而於杜所闕解者亦不肯引用賈服其用心甚偏且服先於杜乃据杜本而謂服改字尤不然矣

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元照案此言秦之定霸在此一役耳一役猶曰一舉承上懷德畏刑而言知不可蠡指爲何事服氏以一役爲戰韓之役似已失旨杜解云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說尤迂曲孫監察云志祖案一役卽指歸晉侯　許周生云宗彥案杜解不誤特文詞迂拙耳臧在東云未免太迂太拙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本或作鶂惠氏棟補注云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鶂或從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

古文見於自序引公羊則曰公羊傳舊姓以訓於古文也若穀梁則未嘗引及此所引春秋傳斷屬左氏葢鵙字三傳相同本無作⿰言鳥者攷說文鵙或作鶪又引司馬相如作⿰赤鳥訓無从言之字

廿二年傳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杜解云儳巖未整陳元照案此即曲禮毋儳言之儳說文云儳互不齊也葢師行擊鼓以錞和之以鐲節之以鐃止之以鐸通之（地官鼓人）不使其聲亂也比其盛也雜儳互不齊可也故曰儳其曰儳巖云何案巖與喦同說文

石部磛碞磛也儳磛音同鄭氏曲禮注儳猶暫也洛誥用顧畏于民

碞孔傳碞僭也正義云碞卽巖也參差不齊之意

廣韻二十六咸碞僭差也儳巖儳互厥義相符

廿三年傳浴薄而觀之晉語　設微薄而觀之列女傳文

同韋杜皆訓薄爲迫元服案此帷薄之薄也不可

訓迫莊子達生高門縣薄司馬彪注薄簾也微薄謂

疎簾也韋訓微爲蔽亦非高誘注淮南道應引此事

云設薄以觀之是漢儒舊說以爲帷薄矣。左傳

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宋氏國語補音云今案韋

注亦訓迫無簾蕩之說恐是賈逵所注

廿八年傳曲踊三百距躍三百杜云百猶勵也釋文作勱正義作勵元照案說文力部勱讀若厲故勱又作厲釋文正義異而實同百當從釋文音陌陌勱聲相近正義從本讀恐非三百之義未詳邵氏左觿云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錢先生云大昕案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是踊以三爲節臧在東云邵說與古合

又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氏解謂馬飾王制正義引案西京賦駕彫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

纓遺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又（毛本誤叉）髦以璿玉飾纓馬鞅（毛本誤鞭）也以玉飾之說文引左傳作璿弁與平子賦同薛注亦與服義同服義不可易矣蓋弁即緐也說文（糸部）緐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緐乎緐或作䋣㝸籀文覍（覍即弁之正體）弁緐音義皆同薛綜又髦之義與說文合杜解獨以弁爲弁冕引詩會弁如星證之殆泥末之服也之文故挪一解棨爾雅（釋言）服整也末之服言末整備耳當依服義

文十三年傳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元照案相見謂行
相見之禮也士相見禮曰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
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
禮注曰上大夫卿也當時晉六卿於諸浮行此禮
故云相見於諸浮若泛常覿面何日不有而云相
見乎杜氏於此不著一辭正義遂云出就外野屏
人私議殆近於野人之談矣

又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正義引服氏云謂能處賤
且又知恥元照案世祿之家鮮能處賤其能處者

卒皆闒茸之徒又鮮知恥隨會不然是以可貴服氏舊說無可疑者邵氏左觿謂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說非悖理然舊解無病毋庸更張或有附會邵說者謂此能字與上能外事相對又謂能字下屬不成句法此則鑿而無當矣

十五年華耦來盟傳云魯人以爲敏杜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元照案杜解深得經閒然以左氏通例求之似未

盡符上文既云貴之此不容視爲微辭也正義以魯人爲魯鈍之人尤失之鑿并非杜意

十七年傳將悉敝賦以待於儵杜云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許周生云儵本庸地之入於楚者見十六年傳子家言欲悉衆從楚所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也此時正晉楚爭鄭之日鄭欲從楚故晉人懼而行成耳不然鄭安能與晉抗乎錢先生云大昕案鄭與庸相距甚遠恐不可合爲一地

成二年傳韓厥執縶馬前說文馬部云馽本作[illegible]隸變作馽非从中

字也絆馬也从馬○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𩣡前讀若輒或作縶从糸執聲元照案杜本作縶從或體也馬字衍當据說文所引刪之前之爲言進也增一馬字似謂齊侯之馬前矣非也

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氏無解元照案以緜裝衣曰褚見漢書南蠻傳注當取此訓與襄三十年傳褚字義別臧拜東云鏞當謂儀禮○茵著用荼著即古褚字

襄卅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訓褚爲畜元照案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四十一引左傳作貯呂覽樂成亦作貯

抱經先生云地官廛人注有𧍧藏字釋文云𧍧本或作貯又作褚孫監察云志祖案杜訓爲畜亦自貯義　藏在東云案貯亦畜也然古文當作褚○昭三年傳請以印爲褚師疑亦主衣服之官杜以爲市官其說無徵錢先生云大昕案以廛人注𧍧藏字又作褚證之則杜以褚師爲市官似可通宋有褚師段襄廿年褚師子肥哀八年衛有褚師圃褚師子申昭廿年褚師定子哀廿六年褚師比即聲子哀十五年杜皆無解

匡繆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案

楚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午字子庚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不得名壬若以壬生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類固當依本字不宜穿鑿改易錢廣伯馥云石癸字甲夫白丙字乙皆同取十榦爲名字古人未嘗無此例也顏氏此論毋乃知其一未知其二

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元照案古字艸木偏旁可容通假萩即楸也楸於爾雅爲榎於說文爲梓漢

書東方朔傳萩竹籍田注云萩卽楸字又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又榮南河濟之閒千樹萩樂彥云萩梓木也師古注云萩卽楸樹疑衍字也此可取以證傳○萩蕭也見爾雅說文此萩之正訓傳旣云伐知非蕭明矣說文繫傳於萩字下注云左傳或借此爲楸字卽指此也

廿六年傳鄭於是不敢南面元照案鄭氏禮注曰面猶鄉也見夏官撢人又見禮記玉藻封禪文同首面內亦當訓鄉不敢南鄉言不敢事楚也楚在鄭南○說文人部

偭鄉也从人面聲少儀曰尊壺者偭其鼻鄭本亦作面

廿九年傳其周德之衰乎杜云衰小也正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 元照案依杜解則衰當讀楚危切釋文無音漏也若服氏解爲衰微則當如本讀然釋文固非從服者 臧在東云此條似杜注是

昭元年傳趙孟曰天乎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 元照案后子言秦不亾趙孟故疑其君

當早夭近本誤作天平唯唐石經不誤

又楚公子圍設服離衞杜云離陳也元照案離羅聲相近方言七云離謂之羅羅謂之離郭璞注云皆行列物也此離衞謂陳列衞士杜解合於訓詁正義乃以離之爲陳無正訓未之攷耳○離衞當從杜解卽指二執戈者服氏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衞在門杜訓離爲陳卽用服說○服所云離宮卽指蒲宮見正義案設服離衞乃盟時陳設非其在國時事也

二年傳四升爲豆此卽攷工記旊人豆實三而成觳

之豆也釋文於周禮左傳皆無音廣雅釋器云升四曰豆曹憲亦無音豆當讀本字明矣顧氏炎武杜解補正引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元照案一獻而三酬梓人之文梓人注云豆當爲斗下文飲一豆酒注云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然則斗之爲豆聲誤耳非古字也毛氏不引旗人而引梓人又誤讀鄭注顧氏遽取以補杜何耶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於齊必繼室近本皆作少姜元

照案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杜云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子大叔言其有寵故從其別號稱之當從釋文唐石經校改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石經爲誤葢未見釋文也○服氏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據此則少當讀本字釋文雖不從服而少齊之義杜無別解不合亦音詩妙反與少姜一例也

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正義云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

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耶明意尊之而失事實

元照案召其大夫而屬二子於大夫此夫子乃指大夫而非孔子若指孔子不當曰使事之矣且觀將有達者曰孔某今其將在孔某乎孟孫固未嘗稱孔子爲夫子也果如正義所說則傳中兩舉孔子之名左氏盍不盡改之乎○檀弓上 正義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似以夫子屬大夫言 孫監察云志祖案此是面屬大夫之詞何得云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夫乎似不如舊說爲順 錢先生云大昕案稱孔某者對大夫言之

稱夫子者劉說與何忌言之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傳于子欲二子以仲尼爲師弟子於師固當稱夫子矣此大夫乃孟氏家臣似不當夫子之稱鄙意亦謂當從舊解　元照案秦穆公稱孟明爲夫子見文元年傳似與孟孫家臣相類　徐新田云蒼原案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作一句讀則順矣若以夫子爲孔子則屬字似無著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云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綏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

甚要切据詩約語疏儀河數縚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元照案劉說固非而陸孔兩家於淮坻爲韻不能無疑故其言多牽率淮从佳聲滙从維聲而維亦佳聲淮滙二文未見其異音也从佳聲者古讀如韋故帷之古文作匱說文巾部釋名水淮韋古韋圍通也韋繞揚州北畍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韋之明徵韋坻相韻準諸古令無不諧者後人讀淮作石乖反故疑其與坻不協而不知石乖之音亦出一聲之轉也　顧亭林云淮字當從佳人之

隹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元照案此亦失攷淮之本音而輕於立說者也徐新田云養原案脂與皆据亭林說本屬一韻乃欲改淮字从隹眞不可解

翠被見十二年傳杜解但云以翠羽飾被而不釋被義漢書西域傳下亦有翠被師古又無注羣經音辨三云被衣也普義切引此傳爲證元照案楚詞九章惜誦被明月兮珮寶璐王逸云在背曰被釋名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詳其語意殆後世斗篷之屬歟帔披皆俗字

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方言七 引作启戴氏方言疏證云启啟古通用元照案說文启在口部開也啟在攴部教也此傳訓開則作启爲正疏證尙未甚審 錢先生云此類古人通用不必過爲區別臧在東云非不知古人原通然既有舊本作启於本義更合以證正字之僅存不亦可乎左氏古古文揚子雲正識古文者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鄭仲師服子愼皆云鄭伯爵在男服也王肅云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解從王說元照案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杜云諸侯而在甸服者 晉語今晉國之方偏侯也韋注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

方小侯也傳曰令晉甸侯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杜云以伯爵居甸服言小元照謂伯男文法與甸侯伯甸相類子產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其言男正所以自別於甸如王注則與上文殊欠關照矣周語鄭伯南也男南古通用韋注亦作男服解鄭服王三說皆見正義引正義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元照案國語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是正義誤以賈說爲鄭服之說矣又引或云南南面君也是正義又誤以或說爲賈說矣又引鄭司農南謂子男云云是仲師未嘗作男服解而王注亦本諸仲師而非自造者韋氏三國時人視唐人宜得其眞○毛詩鄭譜正義引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此則不誤○正義引鄭服之說

而辨之云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鄭去京師不容此數元照案國語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滅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錢先生云此說甚好韋注可破正義之惑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杜云末薄也減輕也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殺米俗作抹煞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元照案家語正論引此文作或曰

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家語雖王肅僞造然在杜氏之前故所采輯猶與服合自杜解而後人相承以末減二字連用爲減罪解矣減咸古通用見惠氏禮記古義

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爲末播其翼可以坌雞目淮南注人閒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杜解從賈義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注察微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監察云呂覽淮南注竝出高誘而兩解互異何也　元照案許慎高誘竝注淮南今本或題許或題高實則兩家溷淆此注不同卽許高之

異
正義例從本注而獨於此則是鄭說元照案史
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據此爲詁
義不可易凡魏晉以下鬬雞詩如芥羽張金距應瑒
猜羣芥粉生王褒芥羽忽猜儔梁簡文帝芥羽褫塵生褚玠
翅中含芥粉劉孝威芥粉壒春場庾信數詩皆用賈服
義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芥羽之法見於宋
周去非嶺外代答○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改介爲
芥袁文甕牖閒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
有擣芥之說其說均不足辨芥之爲介古字省文

廿五年傳宋元公曰唯是楄柎所以藉幹正文作榦者詩無及先君說文木部引作楄部薦榦部柎薦藉音皆相近云楄部方木也元照案榦翰皆从倝聲古通爾雅釋言翰榦也說文木部榦築牆耑木也檀弓上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又孔子之喪飾棺牆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又設蔞翣注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釋名器服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成二年傳宋文公卒棺有翰檜杜云翰旁飾檜謂此傳之榦卽翰檜之翰禮經所謂牆也楄部者棺底之方木所以

承𩏂者薦藉皆訓承文公之有翰檜乃僭王禮其後遂承用之元公請無及先君殆即指此杜云楄柎棺中苓牀也幹骸骨也幹幹之義不確

廿六年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杜云鑋一足行正義云既斷其足而云鑋知鑋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鑋金聲也葢擊金爲聲亦名鑋惠氏補注云案說文鑋讀若春秋傳曰豎而乘它車則傳本作豎故訓一足行若從金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攷元照案五經文字金部鑋邛正反金聲也又一

足行見春秋左氏傳知傳中鏨字非誤漢儒讀若之字不必異文葢一字或有數音也即說文一書此例屢見徐鼎臣於此致疑未通於古耳見示部禷字下繫注蹔字乃傳寫之誤說文足部所無不可据以爲正且兵刃以金爲之从金未爲無涉

廿六年傳率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元照案弔至釋詁文費誓無敢不弔鄭注弔猶善也詩小雅節南山不弔昊天傳訓爲至箋云至猶善也至有善義不弔之人謂不善之人也顧氏杜解補正云好行禍

亂不相弔恤之人引傳遜辯誤說非不合然不若杜解之近古

卄七年傳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云進胙國中祭祀也元照案呂覽愼行論載此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尹動作謂力役之人也疑進胙卽動作之駁文動古文作遰說文力部與進相似又案詩大雅蕩侯作侯祝傳云作祝詛也正義云作卽古詛字錢先生云大昕案楚人尙鬼國中祭祀皆有祝詛之言杜說似長不必改從呂書　臧在東云鏞堂案動亦進也杜說誠佳然謂進胙卽動作之異文亦確也

定九年傳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元照案方言九其上約謂之筎注即耷帶也又十三葯薄也注謂薄裹也葯猶纏也此可證傳義麻約謂以麻纏裹之也約猶束也葯乃俗書

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爲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杜依賈說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允矣正義例從本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辨駁而毛詩召南汝墳正義引

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元照又案古焉於同物斋焉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文義晦澀宜正義以爲不辭矣

廿四年傳是讆言也服氏云僞不信言也杜云讆過也釋文云讆莛石快反字林作𢡺云夢言意不慧也意字疑衍臧在東云說謂夢言之頃意不聰慧耳未可以說文疑其衍元照案說文心部𢡺夢言不慧也字林郎用說文廣雅𢡺𢡺㦥也釋言說文寱部㦥䁥言也通俗文夢言謂之㦥一切經音義引內典四分律三十二有㦥語之文𠈙元應音義十四云舊律本多作𢡺

譫二形廣韻十三祭云懲寐言譫同又云寐睡言懲囈同據此則懲與寐通列子周穆王云眠中喚囈呻呼懲言猶云夢囈語耳服杜說皆未了○說文足部躛衞也與此義不符譫囈皆俗書當以懲爲正

春秋時唯宋晉鄭三國具六卿孫監察云志祖案魯亦備六卿臧在東云傳有六卿未見所出晉之三卿郎三家也孫監察云志祖案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此外尚有羽父爲大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爲司寇俱見左傳則備六卿矣宋之六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亦稱司武見襄六年傳司寇司城司郎空宋以武公故廢司空爲司城是也此據文七年十六年昭廿二年哀廿六年傳其始

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爲左師僖九年又爲司馬僖十九年之類大司徒大司馬傳亦從省不悉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卬三人爲大司馬亦曰司馬隱三年傳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桓二年傳孔父嘉爲司馬僖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廿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文七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八年傳殺大司馬公子卬華定爲司徒出奔邊卬代之而昭廿二年傳云邊卬爲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貙曾爲之見昭廿一年其時貙父費遂爲大司馬亦稱司馬自貙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爲大

司馬廿二年傳不聞有代貙者哀廿六年傳皇非我爲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寇之官始見成十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其後華牼亦爲少司寇昭廿年及樂輓昭廿二年樂朱鉏哀廿六年爲大司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蓋六卿之貳亦時立時廢者至大宰之官殆又居六卿之外者華督之後唯成十五年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後亦不復見孫監察云志祖案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爲大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鉏吾大宰則二宰亦非常建者孫監察云志祖案列子仲尼篇韓非說林俱有也

商大宰是孔子時猶有此官非不常建也元照案商大宰蕩問仁於孔子見莊子天運篇又

案宋共公時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此時居卿位者九人臧在東云未必九人皆卿亦屬一時建置如此非成例也

外傳周語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韋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弃與不窋元照案注意謂先王世世爲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

南宋刻本脱去王字學者讀先世后稷疑是専屬於弃則以字文義既不屬而注語皆成鈎棘矣抱經先生云左成十六年傳正義所引有王字又攷武成正義云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據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脱世字者而王字未嘗脱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國語前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不知先王爲何人故注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弃與不窋後云我先王不窋則既知其人矣故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則不窋所以得稱先王之意又云商須亦以契爲元王是稷亦可稱王明上文所謂先王通指弃與不窋韋氏兩注自相發明益見王字當補或因韋注於後始釋先王疑前文不合有王字

者箭弗淡及耳

又下聽無聳注不聳耳而聽元照案方言六聳聹聾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聳荆揚之閒及山之東西雙聾謂之聳廣雅釋詁三聳聾也聽無聳言其聽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故下云聽無聳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聳耳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聳說文伀聳與方言訓同

又下及定王王室遂卑注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為貞貞王名介

敬王子也元照案貞王本謚貞定見漢書古今人表上下國語史記皆從省稱定王亦猶衞獻聖武公之稱武公公叔貞惠文子之稱文子也貞定王乃靈王元孫○史記索隱周本紀謂貞定王之稱出自皇甫謐蓋未檢漢書也

晉語一 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元照案方言七蝎噬逮也蝎噬即爾雅之遏遾釋言古文偏旁通借亘又二陷於大難乃逮於讒蝎譖即逮讒之義韋注訓蝎爲木蟲從本字爲訓似失之矣

又簦笠相望於艾陵注唐尚書云簦夫須也元照案簦不當訓艸名詩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爾雅釋艸臺夫須唐尚書本殆作臺笠與毛詩同故以夫須解之臺說文从艸臺聲形近而誤韋氏不辨別字體而謂唐以夫須訓簦非也梁曜北云所見國語及宋氏補音皆作簦何也元照案簦字說文艸部所無竹部有簦字云笠也韋云簦笠備雨器也則自當从竹近時翻刋宋明道本國語从竹

吳語命圭有命不曰吳伯而曰吳王注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史記索隱吳世家據之以爲吳本伯爵元照

案吳本子爵春秋經從無吳伯之稱今据國語而以爲本伯爵是春秋不足信也葢吳之稱王歷世已久黃池之會正當憤盈之際晉方懼吳若遽指其實慮增其怒故易其辭以相人冀其降心以相從也下文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吳伯吳公皆一時權宜之詞而韋仍以爲實然誤矣錢先生云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鄭本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此自卑之稱吳本子爵而云吳伯此尊之之稱皆合於公羊之義徐新田云養原案伯者長也天子命吳爲諸侯長不命吳爲王也此說未知可否

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邵

公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元照案口疑卽訆之省文說文言部訆扣也如求婦先訆叕之何云發動與訆叕義近

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邵公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左宣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云庶弟不得稱母弟元照案二傳之所謂稱者指春秋之書法非指其家庭稱謂也錢先生云此說至確春秋書陳

侯之弟招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縶皆同母兄弟也齊侯使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亦

是此例號之會書陳公子招不云陳侯之弟者諸侯之大夫具在不當殊之也 又云二傳云曹無大夫吳無君無大夫皆謂春秋書法無特書者耳豈有列國而無君大夫者乎 春秋書法凡稱兄弟者皆其母弟母兄否則書曰公子葢有母弟而稱公子者矣未有非母弟而稱弟者杜預所謂庶弟不得稱母弟而母弟或稱公子是也若夫家庭之內自相稱謂適子之於庶兄弟不稱曰兄弟又將安稱 徐新田云養原案詩云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公子頑惠公之庶兄也

桓十六年傳屬負茲邵公云諸侯有疾稱負茲 元照案金縢如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丕為不史記

馬公世家作負子白虎通云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令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不丕負聲相近茲子亦相似皆通用此古義郭璞注爾雅蓐謂之茲釋器引此傳以茲爲蓐以負爲背負說已近俗此疏乃謂負事緜多尤失之矣

文七年傳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邵公云以目通指曰眣元照案指謂意指也字本作恉說文心部恉意也假借从手以目通指謂目動以示意也儀禮疏

云通指通其揖意是也又僖二年傳獻公揖而進之郤公曰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傳同疏云言其用目眂之而并指向脅則誤解作手指矣許子詠云宗彥案疏亦不誤古人措詞少懈耳

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郤公曰愬者驚貌釋文有所革訴路二音元照案如何解當讀所革反愚謂愬義如詩遡其過澗之遡遡鄉也毛傳國策衛君跣行告遡於魏注云愬同此愬遡相通之證靈公不欲盾有所言故望見其來先迎而拜之

以闗其口葢巧於拒諫如此趦盾逡巡再拜而出

逡巡退辟也釋文下一音末爲不允臧在東云愬遡誠通而訓驚義迎與望見意複也精思之何如孫監察云志祖案先望見而後迎之未見意複

十二年傳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邵公曰善用心曰詳韓詩外傳六春秋繁露王道皆作祥元照案古詳祥通用見惠氏公羊古義左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从言儀禮士相見禮忠信慈祥从示一也漢人皆訓善葢詳祥皆从羊聲善本作譱从言从羊義頗本相近耳善用心猶曰以善存

心也

黃氏日抄卌一論公羊襄廿九年傳云爾殺吾兄之語非也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元照案以僚爲餘昧之子史記之說公羊則以僚爲札之庶兄說本不同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又云僚者長庶也以札有庶兄在故特叙同母者四人而指僚爲長庶服虔解左傳云僚者夷昧之庶兄高誘注呂覽忠廉云闔廬簒庶父僚而郎位皆用公羊說黃氏專据史記以議公羊

未渋攷耳

昭五年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濆泉傳曰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元照案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此傳之濆泉與詩之檻泉卽濫泉也葢其地有濆泉因以名其地如齊有梧邱營邱魯有咸邱宋有桼邱陳有宛邱邱皆因有是邱而因以爲名者也漢梁國碭縣因山出文石而名其縣爲碭亦此例也見漢書地理志注　邵公乃云葢戰而涌爲異又云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殆無稽之言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邵公之說劉原父已辨之矣劉氏曰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涌乎案戰而泉涌自是邵公之說劉氏乃併傳非之蓋不知傳之直泉是釋地名非論本事也

昭廿四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吾欲弒之何如元照案以君殺臣而曰弒猶左氏之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字法相類古人美惡輕重不嫌同辭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洪景盧容齋三筆十四王伯厚困學紀聞執貳叛二字詆斥左氏其論誠正然未明乎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冤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强為之說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

言弒斯則穹鑿無理不可以訓

穀梁隱五年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民以制訓苞未詳所本唐石經初刻作包後增艸頭元照案當以初刻為正鄭注周易云包取一作聚也繫辭包犧氏漢書敘傳下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又通抱抱即捊之或體見說文徐鼎臣云今作薄報切以為褱衺字非是

爾雅釋詁捊今本作裒聚也說文捊引取玉篇引作聚也周易釋文謙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

九年傳震雷也電霆也楊士勛疏云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爲一也楊說尚疑而未定元照案易繫辭鼓之以雷霆釋文引蜀才云凝(盧校改疑)爲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釋文云霆徒佞也電也淮南(兵略)疾霆不及掩目夏侯湛雷賦擊丹霆之皓　李顒雷賦起偉霆於霄際(俱見初學記)此皆以霆爲電與傳義符霆電聲相近故可轉以相訓非止疾雷一訓也陸佃埤雅云霆音廷則爲雷音蜓則爲電愚謂四聲之別古人所

無毋庸過爲區別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日知錄廿七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元照案范甯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据此則范不以姓字爲衍又案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僖八年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名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氏姓連文穀粱屢見不可以爲衍文又案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又

在穀梁前矣日知錄禹貢錐指極論姓氏之別謂溷姓氏為一者始於史記殆非也

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其隕也如雨元照案如雨之義二傳與左氏異左氏云與雨偕也故杜預以而訓如公羊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何邵公云明其狀似雨爾穀梁義與公羊同而范氏亦訓如為而失其旨矣下文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文三年雨螽于宋傳亦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益可證此傳之義與公羊合○論衡說日云辛卯之

夜霣星若雨而非雨也亦用二傳之說

卅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元照案爾雅釋艸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傳大雅生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此傳戎菽二字當連讀戎大釋詁文也穀梁釋文云戎捷戎菽也捷獲也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案管子亦當以戎菽連讀陸楊皆以戎字句絕恐失其讀矣孫監察云志祖案戎菽或可單稱戎故經文但稱戎捷而傳以菽解之此說似泥元照案因伐山戎所得故經曰戎捷僖廿一年經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

曰提軍得也其不曰宋提何也范云據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據此則范不以戎爲截明甚疏自失攷耳

僖十九年傳梁亡鄭弃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元照案此稱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記曰百名已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此傳正名義亦如是蓋不言秦人滅梁而曰梁亡不言鄭高克奔陳而曰鄭弃其師恐後人疑不因舊史之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闕矣故

特發此諭

卅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范云倚輪一隻之輪公羊作隻邵公云隻蹄也唐石經初刻作奇後增亻旁元照案奇倚一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作奇見釋文周禮注引作奇荀子儒效倚物怪變楊注倚奇也韓詩外傳五作奇物怪變又脩身倚魁之行楊注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今本莊子大宗師作畸方言二倚蹄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

謂之踦○漢書五行志　又作䯊亦同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云暴殘暴元照案荀子富國暴暴如丘山楊注暴暴卒起之貌呂覽察今澭水暴溢高注暴卒也大戴禮保傅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盧注暴卒疾也曲禮上已孤暴貴史記項羽本紀何興之暴也說文日部㬥疾有所趣也廣雅釋詁二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范解未允

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范云稷下昃謂晡時詳惠氏周

易古義左氏公羊皆作昃元朗案史記天官書云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據此則稷依本字訓之較爲近古臧在東云天官書之傳流遠矣引以注穀梁最合也

昌歜見左僖卅年傳杜云昌歜昌蒲葅正義云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首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須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日知錄四云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

蒲蒩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

元照案歜字之義與傳誠不符然依玉篇定爲歜

恐亦非也說文歜欲歜歜也欲心有所惡若吐也歜之俗體作

噈亦見說文蹴就聲相近○歜歜之義俱非昌蒲若云借用亦

無所取元照竊疑字當爲戢書呂刑劓刵椓黥椓

今文作劅見正義古文作戢說文支部鄭氏注周官天官醢人

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元照謂切之用刀

故云戢較歜歜二文義差近之未知允否

唐石經公穀二傳不分析經傳與左氏不同而穀梁

離析經文又閒異於公羊明監本汲古閣本錯亂顛倒當据石經核正莊七年恆星不見下接傳文恆星者經星也云云夜中星隕如雨下接傳文其隕也如雨云云今本經中不見下有夜中星隕如雨六字非也此處唐石已殘闕据宋本注疏如此明人補刻石經與今本同不足据又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下接傳文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下接鼓禮也云云今本誤以鼓用牲于社列於言日言朔之上則經傳倒置矣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接傳文夫人

葬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下接傳文不言以喪歸云云今本以齊人以歸誤置於夫人葬不地之上
又廿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下接傳文會者外爲主焉爾釋宋公下接傳文外釋不志云云今本釋宋公置於會者外爲主之上宣八年壬午猶繹下接傳文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云云其下萬入去籥四字經文也今本猶繹之下誤有萬入去籥四字則衍文也又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下接傳文還者事未畢也云云其下至檉遂奔齊經文也遂繼事

也傳文也今本歸父還自晉下誤衍至檉遂奔齊

五字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下接傳文不言日急

辭也　云

云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下接傳文又有

繼之辭也　云

云乃免牛下接傳文乃者亾乎人之

辭也　云

云今本於食郊牛角下誤衍改卜牛云云

十一字昭廿三年胡子髠沈子逞滅下接傳文中

國不言敗　云

云獲陳夏齧下接傳文獲者非與之

辭也　云

云今本滅字下誤衍獲陳夏齧四字又廿

五年公孫于齊下接孫之爲言　云

云次于陽州下

接傳文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誤置公孫于齊之下此處唐石殘闕明補者亦與今本同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下接傳文末失其弟也又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下接傳文以尊及卑也又自陳下接傳文陳有奔焉爾又入于蕭以叛下接傳文入者內弗受也云云今本先綜舉經文於上而不知自宋公之弟以下廿字盡衍文也哀二年取漷東田下接傳文漷東未盡也又及沂西田下接傳文沂西未盡也今本於帥師伐邾下誤衍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八字以上十

一條宋時監本附音注疏皆與石經同唯明人補
刻石經則與今本同不足据也
開成石經乾符時重加修改文字或增或删皆就碑
磨治碑每行十字其或縮而爲九溢而爲十一者
皆修改時有增删也其字迹未盡泯滅細審可以
得之大抵改刻不如初刻之可信穀梁磨改處甚
多未有爲之申明者不可不盡心焉桓五年螽螽
蟲災也又僖十五年八月螽螽蟲災也此二處初
刻皆不重螽字磨改增入案隱五年九月螟傳曰

蟲災也並不重螟字此傳文法最整齊書一當援
以爲例磨增兩螽字皆當删也莊七年星隕如雨
傳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事著焉爾初刻有事字
後磨去案疏云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
事之著見焉爾据此則事字當有又案注云中微
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自恐事之譌又十七
年鄭詹鄭之佞人也初刻無鄭之二字僖二年惡
公子友之紿初刻有友字案下文三稱公子友此
字不應删又十二年管仲亦楚人伐江滅黃初刻

如此後磨改以人字爲楚字下體文十一年經叔

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初刻有仲字磨改去之

案左傳叔彭生釋文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衍

据此則仲字非是或穀梁舊本與左氏異亦未可

定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

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處磨改共五行初刻大

異不能盡得其可知者君子不奪人名之下有不

奪人名者一句此數條初刻皆唐時舊本自改刻

之後久已泯没矣甚可惜也

# 娛親雅言卷五

歸安嚴元照

論語　孝經　孟子

學而賢賢易色孔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子集註從之元照案漢書李尋傳引此文師古注云賢賢尊尚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讀易爲以豉反賢賢易色兩事對舉覌孔說較勝梁曜北云此章每句皆一事何獨此四字兩事對舉乎周信之云顏說至當若以爲每句皆一事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何獨兩句爲一事乎徐新田云養原案四字卽作兩句亦無不可　○又攷

之皇侃義疏云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集註參用此二說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皇疏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無道字宋人增刻於蜀元照集鄭注云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是鄭本無道字孔本有道字故兩言貧

而樂道兩家本不同孫監察云孔鄭兩本不同此說極是文選嵇康幽憤詩樂道閒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有道字謝朓答靈運詩復禮媿貧樂竟陵王行狀貴而好禮注引論語無道字蓋李善兼采孔鄭兩本也何晏不審異同之故竝存兩說失之疎略皇本雖有道字而疏中舉貧樂富禮爲言又云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爲勝其說似又未嘗有道字也愚謂坊記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与論語文同漢書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引論語無道字後漢書東平王傳論引亦無此鄭君所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与孔本同

爲政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注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元照案淮南說林疾者子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以憂父母之疾爲說則其讀父母二字自爲句不以屬下視馬注較淺然自當並存

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餕云食餘曰餕惠氏古義云儀禮注古文餕皆作餕說文籑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爲古文饌也臧在東

云鄭以食餘訓餕則固未嘗以餕爲古文饌也惠氏牽合爲一非矣或疑先生不宜食人之餕許周生云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句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餕之時鄭注未容輕議

子曰書云孝于今作乎此從漢石經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古文尚書割截此文入之周書君陳篇以惟孝屬下爲句近人辨之詳矣惟是唐以後人以是亦爲政兩語爲孔子語則与皇氏義疏不合案疏曰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並尚書文也又曰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則是亦爲政皇氏亦以爲尚書文後人祇緣古文君陳有克施有政四字而無下語故分析兩語一屬尚書一屬孔子耳然皇氏已及見古文尚書而獨以兩語皆屬尚書者何也葢因包咸注

也包氏曰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亙

詳繹注義則兩語自不可分屬故皇疏云然元照

竊意是亦爲政若非尚書則施於有政亦非尚書

攷尚書於皆作于（錢先生云唐石經惟金縢有三於字酒誥有兩於字）孝于

友于未嘗作於而施於有政字獨作於此非尚書

之明徵也以施於有政屬之孔子則是亦奚其文

勢回環無滯矣固不必因僞君陳有克施有政一

語而致疑也

馬融注八佾篇巧笑倩兮三句云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王氏質詩總聞云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夏問荅與此詩不類强合此詩恐涉牽强元照案王說是也三百篇中如此類者多矣召南草蟲首章首四句與小雅出車五章首四句同王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與鄭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同小雅北山首章首四句與小雅杕杜三章首四句同餘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大

同小異者尙難悉數然則此三句之非出於碩人詩也又何疑乎徐新田云養原案碩人四章章七句必無第二章獨多一句之理此不待辯而明前人恐亦有道及者論語所引三句皆指繪事言之与碩人詩直詠人者不同而後人乃有篇中刪章章中刪句句中刪字之論可謂佹之甚者○又案詩中如王事靡盬之類屢見者尤多左襄廿一年傳叔向引詩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亦唯優哉遊哉四字与小雅采菽文同耳而杜預竟以采菽當之亦非也

管氏有三歸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
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
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
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史
記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齊有
三歸侈擬於君論衡感類反坫三歸諸侯之禮此皆
包氏所本三歸之非臺名審矣說苑善說所謂管仲
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者蓋築臺以處三姓之

女也朱子殆認作尊華之臺一例文法故以爲臺名耳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邢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皇疏云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此說無可疵議讙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雖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讙氏發論甚高然非此經之旨轉覺失之支離洪景盧又云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

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元照案求爲可知非求爲人知也求爲可知以待人知斯其道然後得行故謂門弟子曰居則曰莫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聖門之學未嘗不欲人知豈若畸人隘士之心唯恐人知者乎經意言當求有可知之實而不當以莫知爲患正恐學者純騖虛聲不求實際固非教人求知也又何慮乎無所不至哉錢先生云宋儒往往有此等議論自謂有補於聖賢其實過高而無當也

公冶長吾斯之未能信孔門弟子師前稱吾唯此一見丁小雅敎授云漆彫子本名啟漢書古今人表上下藝文志自注儒家可證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史公避景帝諱也說見王氏藝文志考證閻氏四書釋地三續啟亦作启启與吾形近傳譌耳元照案說文口部启開也又攴部啟敎也古人名字相配漆彫子漢景帝之名皆是启而非啟启誤爲吾其理極確

匡謬正俗下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葢言夫子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

迄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背經違理大爲紕繆漢書外戚傳注亦辨之元照案皇疏云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此義與顏氏所斥之說大致相同顏氏謂其紕繆當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張禹傳云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證之史漢義益顯明顏氏惜未公及引之也

昌黎知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熠熠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元照案以惟恐有聞作瞽聞解古無此訓唐儒已喜立異故論語筆解多翻舊說臧在東云啖趙說春秋亦爾此卽開劉原父一派然筆解不載此章朱子謂筆解爲非昌黎本眞是也許周生云宗彥案筆解本李習之所作而昌黎許之者今書中尚存昌黎許語數則可證又案張水部弔退之詩云論語未迄注手蹟今微茫可證退之於論語無成書徐新田云養原案昌黎自有論語注十卷張詩所云者指此韓文攷異云筆解以逸無復眞本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疏本作久而人敬之

故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邢疏本無人字故云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元照案集解不載舊注不知漢儒之說云何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据此則鄭本當無人字又案漢元儒先生婁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隸釋九亦與鄭合愚謂平仲身爲齊卿素著才望人之敬之不足以見其善交也唐石經亦無人字

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義疏載衛解云所以不能忠信如某者由不能好學如某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某也邢疏云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此邢昺發明衛解之文余氏古經解鉤沈載之非也衛解載於義疏義疏新出余氏未及見耳元照案焉發語辭也衛氏句讀不同而其義無異於皇邢兩疏宋人誤會其意謂焉是反辭言焉見十

室之邑不有如我之好學者哉見野客叢書全失衞民之意

仲尼弟子列傳云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云云元照案賤人指其家世寒微而不係乎其人之賢否後漢人稱黃憲爲牛醫兒乃所謂父賤人也楚郤宛自稱賤人見左昭廿七年傳其官卑也廉頗謂藺相如素賤人見史記廉藺列傳以相如初爲宦者令舍人也漢書樊酈夏侯灌傅靳周傳贊云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合攷

史漢之文則賤人指家世而不指品詣明矣王肅撰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鑿空誣罔莫此爲甚何晏注論語亦云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其諸爲王肅之所惑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元照案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隸釋九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蓋漢時有此說耳然以之爲詩甚奇錢先生云作与古諧韵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篤傳吾自

束脩以來章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元照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入自十五以上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漢人多用束脩義与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束脩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十五以上乃束脩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注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據兩漢書注則束脩非十五歲之名明矣鹽鐵論貧富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得宿衞此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

循衛束脩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矣漢碣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行知□□隸釋六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束脩操絜冰霜十二金恭碑束脩聰□十三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隸續十九祠衡顏子碑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藝文類聚二十歷觀諸碑則漢人之解束脩皆与鄭同行者行年也孔氏注雖無明文然亦未必如皇疏脩脯之解也梁曜北云天祿識餘引束脩有五條徐新田云識餘引祗四條

君娶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釋文爲于僞反皇疏云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於爲字偶漏其音讀者竟依本音屬上爲句誤矣

子罕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元照案無所成名正以美其大非惜之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

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也

故曰大也疏說確當注云而已已止也

了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近讀以將聖屬上為

句風俗通義窮通云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於之

字斷句全氏祖望經史答問錄稱其句讀之善元

照案晉書儒林傳序云夫子將聖多能自天攸縱

大唐新語十一褒錫載開元二十七年詔云所謂自天

攸縱將聖多能是唐以前句法皆然○孔注以將

為大論衡知實以將為且皆本爾雅細審句法皆未必以

將聖上屬

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云歛身也釋文無音元案儀禮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執圭鞠躬釋文云本亦作躬如也鞠之正文从丞說文丞部匔窮也三蒼匔匔敬畏貌廣雅釋訓匑匑謹敬也曹憲音匑邱六反匔邱弓反爾雅釋詁鞠窮也鞠匔鞠皆与匔躬近通借躬乃窮之省文匔匔皆後世增益之字鞠窮複語與踧踖相同張淳儀禮識誤之說皆所以狀敬謹之意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云匑匑謹敬兒見三蒼音

竆竆此言敬慎之君子豈曰曲身之君子哉史公親受業於孔君而此与論語注異論語注非眞孔本近人辨之詳矣又案鹽鐵論利議云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也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也後漢書儒林傳論云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以鞠躬与踧踖狼狽爲對文知亦不作曲身解也設如孔解則不得云如矣聘禮記鞠躬焉如恐失之魏氏了翁儀禮要義云温本作鞠竆焉此條參用抱經先生儀禮釋文攷證儀禮注疏詳校龍城札記三書之說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疏云古人

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元照案曲禮下袗絺綌不入公門注引此文亦衍之字正義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又云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袗袗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正義云形且褻者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㬎大記袍必有表不襌注論語袗絺綌

必表而出亦衍之字亦爲其褻也又下節注絺綌紾者當暑之褻衣也據此則經文不得有之字孔注之字皇疏本亦無丁教授云必表而出不當有之字出出門也表字該下絺衣三句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云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被周禮天官玉府疏引元照案說文衣部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廣雅釋器寢衣衾襥被也毛詩正義召南小星云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寢衣爲被具有確徵毋庸別辨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云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元照案儀禮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獻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卽是州長黨正飲酒所引据盧氏注疏詳校賈氏此疏分析極賅如孔解則此是黨正飲酒令知不然者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又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注云鄉人鄉大夫也是鄉人乃鄉大夫之稱也夫鄉大夫飲酒尚德黨正飲酒尚齒亦賈疏文孔子不敢以有德者自居故必俟杖者出而後出若黨正飲酒尚齒固衆人所同又何庸逖乎周信之云与儀徵少宗伯所解相同兼能補所未備○或以鄉人

飲酒爲鄉人偶然聚飲不在四事之內者非也古無無故聚飲之事況孔子乎

車中內顧古論有不字鄭注從古包咸所注魯論也故無不字㒷注云輿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扼旁視不過輢轂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此三句本論語鄉黨篇今之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是師古所据集解本經注竝無不字今桼皇疏本經注皆有不字疏

云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
据此疏以不內顧爲說則皇本元有不字非後人
之所竄增元照綜而覈之則皇疏甚誤古論不內
顧以內顧爲回視魯論內顧則以爲外內之內薛
綜注東京賦云內顧謂不外視包氏之云正所以
釋顧之在內也前視過乎衡枙旁視過乎輢轂則
外顧矣疏說全失包意葢漢儒說論語有古齊魯
三本異同甚夥何晏不察襍采諸家之注不辯古
魯之分經從古而注從魯者有之經從魯而注從

古者有之囘互難定流傳既久遞相私改故皇顏所据本各不同而此經則當從師古乃魯論經注眞本也皇在顏前慮有据皇以難顏者故略說之餘詳鍾山札記

先進德行一節鄭氏以合前章釋文 元照案自晉以前皆以此爲聖語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又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又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事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後漢書文苑傳鄭炎 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劉氏劭

人物志序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梁書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列傳論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漢書注宣元六王傳引孔子曰德行云云凡此皆以爲孔子之言蓋漢魏相承之說如此至皇氏義疏始別爲一章以爲記者所書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說見論語筆解元照案孝哉閔子騫夫子未嘗不稱弟子之字也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云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

之言也皇疏云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騫父母昆弟也漢書杜鄴傳晉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章懷注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論衡知實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旣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

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俗本誤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此漢儒舊說較陳注勝之矣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前人有及見宋淳熙九經本之有何讀點注者以夫字上屬元照案皇疏云非是我意也是夫二三子意也則六朝時已以夫字下屬邢疏亦同之淳熙本乃新定句法雖非舊讀頗較勝之

季氏富於周公孔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疏云

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時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元照案言侯國之卿富過於天子之冢宰周公自指同時者而言非公旦也傳記未見有述公旦之富者

由也諺今本作喭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叛皇本作[口反]釋文作叛云本今作畔諺尚書無逸乃逸乃諺傳云叛諺不恭正義引論語爲證元照案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高誘注叛換也以之證論語莫切於此高氏以換訓叛殆與卷阿詩伴奐之義相同彼箋云自縱弛之

意縱弛則不恭矣○換義與援相近別說有詩[illegible]然畔援皇矣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傳云武彊也王弼以叛諺爲剛猛見皇疏義亦相附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此說流俗相承以爲諧助[illegible]出自此疏徐新田云養原案何晏爲淸談之祖其解論語采集舊注尚爲謹嚴至皇氏所載十三家則全是王何宗旨矣時無范甯誰復迴狂瀾於既倒耶然其說非無所本漢成陽令

唐扶頌五六六七化導若神[illegible]五釋洪适云五六六

七者用冒黜冠者童子文則其所由來遠之矣

憲問愛之能勿勞乎孔云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

釋文勞力報反皇疏云愛志不能不勞心元照案

詩小雅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云遐遠謂勤也我

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此[illegible]鄭箋文箋引此以鄭心乎愛矣二句引忠焉句證下二句皇疏所說乃鄭義非孔義也勞從

本讀○集註云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用禮記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憂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之義雖從本讀義與鄭異此章忠憂似不屬父子君臣而言且憂則言父之於子忠則言臣之於君語意似不倫

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一節據檀弓下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固孔氏之門人也孔子不見孺悲賈公彥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介紹之故然經文有將命者非介紹而何賈說似未覈也皇疏云孺悲使人召孔子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

故辭元照案此說至當試以此經書法[illegible]之陽貨召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法相同若就見者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賈氏誤謂孺悲就見故從而强爲之說邢疏亦云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illegible]孔子於互鄉童子未嘗 之何獨拒孺悲之深耶何晏注云所以使將命闚使孺悲思也明乎孺悲之未嘗聞也[illegible]謂 於孔子之後自不敢來召其師疑此事在奉命學禮之時故挾君命而自倨聞瑟悔悟卒來就學士喪禮於是得傳於

世始雖獲罪終列門牆孺悲之在弟子之列無可疑者朱氏彝尊有孺悲從祀議其說至公惜未能行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一切經音義兩引亦無十三四輩經又十六大愛道比丘尼經下是貞觀以前本皆同皇疏本有流字者係後人誤增元照案皇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下上以位言不以品言爲人臣下不得言居下流也又案子張篇紂之不善章疏云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若陽

貨篇有流字則曷不疏於前而反疏於後乎惠氏古義云鹽鐵論地廣云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皆用論語文梁曜北云報任少卿書下流多謗議亦言其賤耳鹽鐵論朱雲傳或省文引之未可爲據流字之確徵元照案楊惲報孫會宗書亦云下流之人衆毀所歸此与史公皆用子張篇文

隱居放言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元照案放廢也廢置也爾雅釋詁廢舍也古廢置互通厥義相因伊尹放大甲於桐放亦置也非弃逐之謂此說別有辨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

容郎隱居放言之義困學紀聞說集註云放言自廢則似二人託跡隱淪狂言無忌近於孟子所謂處士橫議者豈聖人之所許乎當以舊說爲長徐新田云養原案馬融解無可無不可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言簡義精前人未經拈出此章論逸民則可不可祇當就出處言

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呂覽離謂夫傷忠臣者無功不得民者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者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

之比干萇宏以此夾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高誘於周召句注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高氏引此以見管蔡周親不如周召仁人意與孔注大致相同新校本云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此殆習乎古文孔傳之說而未之思也

孔子之門父子同學者顏曾而外他無聞焉冉耕冉雍二人家語以爲宗族元照案論衡自紀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

絕倫以仲弓爲伯牛之子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漢儒經師家法建安喪亂之後漸失其傳如何晏於經學本無所得其撰論語集解兼采衆說不欲墨守一師之言兩漢專門名家之學自茲遂破且漢時論語魯古並行諸家授受本各不同若於一章之內文字訓解專主一家猶之可也今其書雜陳衆說一章而載三四家說以致前後衡決不相檢照者甚多如未若貧而樂道鄭本無道字故其注曰樂謂志於道孔本有道字故其注兩言樂道兩

注竝存而經文道字之有無遂莫能定矣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
故忽於肉味也如周解則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乃
歎美之辭非別有所指也何氏於下文又載王肅
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此齊也於是郭象江熙
范甯皆以為夫子傷慨之辭雖不知於經之指歸
何若而周王兩說固已不可合矣下章古之賢人
也鄭從古作賢仁故其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賢
且仁集解於經文既定作賢人又載鄭氏賢且仁

之語不反成弔詭乎如斯之類尚難枚舉姑記所
疑以諗同學
論語爾雅之疏皆宋邢昺撰孝經疏乃唐元行沖奉
明皇詔而作者見唐書元行沖傳舊唐書經籍志
孝經疏三卷元行沖撰宋咸平三年邢昺奉詔取
元疏約而修之故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語後人遂
以疏爲邢昺誤也孫監察云志祖案今注疏本但題邢昺校則非邢昺撰可知也
臧在東云鏞堂謂論語本之皇侃爾雅疏本之孫
奭尚連孝經疏本之元行沖皆非邢氏剏作邢邢皆
改名正義而不云疏　徐新田云養原案邢氏三
疏唯孝經差勝蓋全用元疏故也論語雖本皇侃

其改易者多矣爾雅舊疏不傳無由考其沿革孫高六朝小儒原本謬亦不佳邢氏据之定其劣也

○邢昺序參寥數語不似序體又有一序題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亦不知何人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云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叩之以字義眞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謂明行行止也眞遽易爲希元若景元乃明元無謂也元照案唐明皇孝經序云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前哲元行冲疏亦云景明

也孫奕示兒編六云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徃徃泥此一句倡爲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徃徃因孝經序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之一字訓慕也抱經先生云履齋之說非也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仰前修章懷注引景行行止而云景猶慕也又陳寵上書稱愷百僚景式注云景慕以爲法式則景有慕仰之意自漢已然矣元照又攷漢陳度碑亦有景卬之文見隸續十九其上下文皆闕　王簡栖

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

顏氏家訓慕賢篇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晉書杜

夷傳景仰軌則魏書任城王雲傳晉天景仰皆在

孝經序前

梁惠王上篇是罔民也孫氏音義云張如字丁作司

民又滕文公上篇音義云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

元照案司古伺字漢書凡伺察字皆作司鄭注周

禮蜡氏秋官序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漏也司反

司民猶言爲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

不可謂誤徐新田云養原案說文無伺字人部伏字注云司也臣鉉等曰司今人作伺

閻氏若璩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引左傳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爲證元照案孟子因齊宣云好世俗之樂故解之曰今樂猶古樂若讀如洛則失語意矣閻說非也下文臣請爲王言樂則當音洛邠卿云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明不從本讀孫氏音義朱子集註於此皆不加音漏耳徐新田云養原案白詩此說有二條一在釋地三續此所引是也一在初續明言通章樂字除鼓樂外皆當音落九能豈未見邪唐風云好樂無荒此好樂二字所本坊記云貧而好樂　元

照案邠卿云世俗之樂謂鄭聲也則好樂今樂古樂等字皆當從本讀

梁惠王下篇睊睊胥讒邠卿云睊睊側目相視音義云字亦作詷元照案說文目部睊視皃玉篇睊字引此文為證唐李華弔古戰場文睊睊心目亦用此文也字書言部無詷字且从言与視義無涉○墨子經上云詷作嗛也有此一見亦不可解墨子書古無善本而經說數篇尤傳譌難讀詷字之正否不可知

反其旄倪邠卿云弱小繄從孔刻本○音義云繄烏兮切為此字作音也監本

毛本作倪与下倪字作重文非倪者也元照案說文女部嫛婗也婗

嫛婗也廣雅釋親婗子也鄭注禮記雜記下云嬰猶鷖彌也

釋名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

人也婗其嘷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嫛倪卽嫛婗之

異文鄭作鷖彌聲轉字異丁公著云旄倪老也音義

引非是臧在東云旄爲老

殷時有兩微仲一爲啟弟一爲啟子呂覽當務云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史記宋世

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本姓云其弟

曰仲思名衍漢書古今人表一在中上一在中中班氏自注云啟子注之者所以別於仲衍也是在中上者之爲啟弟明矣閻氏若璩以孟子所云微仲爲啟子而非啟弟援人表爲證殆未攷人表有兩微仲邪○檀弓上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證以呂覽史漢衍爲微子之弟明甚北齊書儒林刁柔傳引作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許周生云此文參用鄭注義更顯蘇氏古史云微子卒世子蚤歿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自注云世以爲微子之弟失之臧在東云

此卽駁鄭注

微子之子名衍未知見於何書恐未可以臆說廢相傳之舊解也許周生云此正是舊解又云宗彦案蘇氏說是卽本於檀弓讀檀弓本文自明康成亦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古史卽從鄭注稍增益數字竝非拗解惜正義脱去此句之疏故讀者忽之耳　元照案注云微子適子亦立其弟衍其字指微子非指微子之適子也微子之弟名衍而其子又名衍是其子与叔父同名恐無此理然案刀柔傳柔引檀弓經注而中之云然則商以嫡子亦立嫡子之毋弟此句正指微子立衍之義是刀氏之讀鄭注亦同周生之說矣　臧在東云鏞堂案九能据呂覽史漢以駁正古史与檀弓本文合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二文互舉猶言文王舍其孫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嫡子而立弟也舍伯邑考謂伯邑考亦文王不立嫡孫而立武王也武王爲伯邑考之弟猶微仲爲微子之弟

也

滕文公上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元照案左傳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預曰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又通作潞呂覽不屈士民罷潞高誘注潞羸也方言三廣雅釋詁三皆云露敗也又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此與孟子義允合段先生云詩串夷載路箋云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凡作應者非也此與趙注相發明○邢卿云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案音義本標贏路二字蓋邵武士人不解贏賂之義故增益困之二字而不顧文義之難通段先生云九能此說極好且果云贏困之路則丁張所云路與露同之語反成弔詭矣匪之二字當依音義芟去又音義云贏力爲切字亦作羸郎果切案贏羸義異贏誤無疑

王氏柏書疑詩疑二書於經文增芟改竄前人非其師心自是固矣其書疑中以堯改作帝曰咨廿四字補入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猶之可也又於敬敷五

敎在寬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廿二字羼入斯甚誤矣元照案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乃是日月之日邠卿云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則此廿二字者乃孟子言放勳之行事非述放勳之言也音義云丁音馹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云拼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用此文也王氏專据集註遂不復深究毛晃增韻又据集註而以

日字爲誤宋元人之墨守如此○孟子疏亦作曰字解疏卽託名孫氏而於孫氏之音義略不寓目可晒也許周生云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有一條与此略同周信之云王氏本集注卽使致及音義亦斷不肯從也徐新田云養原棨勞來等五句固非放動之言要亦是百二十篇中語非孟子膚撰也特不空檗在覽之下耳

滕文公下篇洚水者洪水也邠卿云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元照案凡从夅之字古讀皆若洪說文木部桻从木夅聲讀若鴻又降字自漢以前無讀去聲者詳顧氏音論夅鴻一聲之轉孟子以洪訓洚亦

係同聲取義洚洞亦疊韻洚与虹亦通七發虹洞兮蒼天玉篇云洚潰也洚潰釋言文今爾雅作虹顧野王本作訌李巡本作降見釋文此數字音義悉同張鎰音洚爲絳非也絳古音亦如洪然張氏則不如此丁公著又以洚洞之洚當从夅夅音逢洚洪水也元照案說文大徐本無洚字繫傳有之云大水也此繫傳之誤繫傳火部有炙字復有炙字洚別爲洚猶炙別爲炙也玉篇廣韻皆無洚字又案說文洚字注云水不遵道一曰下也邠卿所云逆行卽不遵道也洚水之洚本从夅乃改而从夅逢蒙之逢本从

夅乃改而从夅虍人不明小學舛錯如此

離婁上篇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王[illegible]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　元照案說文口部引詩作呭呭言部引作詍詍皆訓多言又曰部沓語多沓沓也言部誻䛏誻也泄沓沓多言之義今詩与孟子作泄者古文通借耳又荀子解蔽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倞注云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亦引詩證之又正名愚人之言誻誻然而沸楊注云誻誻多言也孟子釋沓沓之義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亦指言

而言之又案詩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晉書忠義王豹傳引詩作噂喈喈山井鼎毛詩攷文云經注沓字古本皆作喈　又大雅蕩箋有笑語沓沓之文義可互證錢先生云鄙製荅問有一條與此略同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邪卿云存人存在人之善惡疏不能釋存在之義元照案爾雅釋詁徂在存也在存省士察也邪卿本此義存人卽觀人之謂故章指云存而察之善惡不隱

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盡心上篇弟卅六章章指云

胥中正者眸子不瞀眊瞀文異音義不爲之辨元

照案說文眊目少精也瞀低目謹視也以義攷之

則眊爲正文假借用瞀周書牧誓羌髳髮之省文卽詩小雅

角弓如蠻如髦之髦也鄘風髧彼兩髦說文引作髳

爾雅釋木旄冬桃說文作楙讀若髦又旄邱見於毛

詩爾雅者皆从㫃从毛聲而字林作秏又作耄与眊

瞀同例毛敄聲相近

離婁下篇逢蒙音義云丁張竝薄江切從夅夅下江

切元照案說文夂部無逢字玉篇亦無玉篇并無逢字係譌

脫逢蒙當从夆淮南道應訓作逢亦曰逢門子見漢書王褒傳古今人表亦曰逢須見鹽鐵論能言篇逢有符容蒲蒙敷容薄江四音皆逢聲也攷莊子山木作逢蒙釋文云符恭反徐扶公反荀子王霸正論呂覽聽言史記龜策傳作蠭門呂覽具備又作蠭蒙荀子注云蠭音逢觀逢蠭之通用則逢字之不从夆明矣漢書古今人表於逢公柏陵逢丑父楚逢伯逢於何陳逢滑逢大夫及逢門子皆壹从夆匡謬正俗八云逢姓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音者自稱乃與龐同音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

別爰爲釋訓何所據乎小顏雖不知逄有四音然其斥分別者爲無據其說誠是而廣韻四江部有逄字與龐同紐注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逄丑父今攷逢丑父見左氏公羊成二年傳二傳釋文皆無音又攷左傳釋文於逢伯（僖六年）逢大夫（宣十二年）逢伯陵（昭廿年）逢滑（哀元年）皆無音是逄姓与逢遇之逢唐以前無分爲二字者唯國語舊音於逢伯陵（周語下）音白（薄白同並母）江反亦未嘗論及字體蓋逢別爲逄始於廣韻而唐人未能盡信後人誤遵用之

亘唐人多昧古音其意以从夆不合於薄江切故改而从夅猶洚水之洚本从夅以不合於胡貢切必改而从夆（有辯見前）雖相反而正相同皆不識古音不信說文之故也隸釋十逢盛碑陰跋亦曾辯之云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碑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訢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逢予謂漢儒尚借逢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鼉鼓逢逢之逢爾洪氏此說最精贍顧氏唐韻正之論亦同郭氏（忠恕）佩觿辯

證李氏文仲字鑑皆謂从夆者非姓攷之不審矣仁和梁曜北古今人表攷證引甚備此條頗參用之

書云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句若是句爲父不得而子也古文尚書采此文入大禹謨云瞽亦允若傳云父亦信順之蓋訓若爲順也元照案邠卿云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是孟子本於允字絕句若字屬是字爲句撰古文者故別於趙注以示異猶論語引書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据包咸注以二語書元照以二語爲孔子語有說辨之然与古文尚書均不相

合而古文中分之改爲克施有政以亥語屬之孔子蓋既托於孔辟古文原不必規規於漢儒不見古文者之說也而其裁綴之工又誠足以動人觀聽古義晦昧匙有究心論古文者如閻惠諸君未嘗及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孟子所載舜事趙臺卿以爲俱在舜典中堯典篇末已及舜終則堯典乃夏史所作稱舜父爲瞽瞍乃史官敘事之辭瞽乃無目之名或謂舜父有目其心不明故謂之瞽則瞽者罵之之辭也若如今書禹謨帝舜方爲天子乃呼天子之父爲瞽有是理乎○江氏聲尚書今注采集逸文仍連若字孫氏星衍所輯古文馬鄭注其所采不誤

履齋示兒編　云書所載伊尹放大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宋氏濂極偉此論元照案此當以孟子證之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觀乎此則放字之非誤明矣孫監察云伊尹放大甲不但見孟子也亦見左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示兒編之說頗謬潛溪誤信之予向於示兒編跋中有辯客或難曰此固公孫丑之言也若萬章上篇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孟子之言也孟子於舜之放象尙爲之辯而顧謂伊尹放大甲

何也元照謂古人語意輕重不嫌同辭一字而兼兩義者其義必相近就其相近之中則必有重輕在後人較量謹言古人則不若是也郎以放字論之放驩兜于崇山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則當訓弃小爾雅廣言訓逐說文湯放桀伊尹放大甲則當訓置論語包咸注廣雅釋詁四伊尹安置大甲於先王陵寢之旁夫豈弃逐之哉又何煩旁鑿邪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邠卿云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元照案懷公子

爲湣公見史記陳世家漢書五行志　其名周僅見於孟子師古五行志注云閔公名周卽祖孟子也史記則以爲名越當別有所据索隱云案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元照攷左傳無湣公之名亦無謚不知索隱何据滅在東云索隱言有誤耳○身亦國亾而猶有謚者如欒懷子是也陳侯謚湣亦與相類

告子下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邠卿云岑樓山之銳嶺者元照案爾雅釋山山小而高岑故曰銳左

傳襄廿四年部樓說文作附婁今本亦作婁釋文云本亦作樓無松柏應劭云言其卑小風俗通義十杜預云部樓小阜岑樓部樓文義相類大小皆可名樓也

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邠卿云孟子荅此二人有異又云俱荅二人又云故荅而不見元照案禮無不荅儲子既以幣交雖禮意不誠當徑荅之如陽貨歸孔子蒸豚孔子必往拜此禮之不可失者也但不欲見其人故瞯亾而往孟子之荅儲子當亦類此若受其幣而不荅則非禮矣趙氏推測至有

精義如檀弓說季札葬子孔子往而觀葬康成注云往弔之此亦由推測而得之者漢儒之精審若是

訑訑音義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詑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詑音怡元照案㐌也二字音義悉殊㐌隸變作它也隸變作也後來它也二形溷而爲一如拕紽等字本皆从它

而俗書則皆从也訑字爲詑亦此之類故廣韻四支以訑字爲俗體至䍃字乃俗書之尤無理者不必論矣徐新田云養原案俗書䍃字又因施字而誤初不知施乃从㫃从也非从方从䍃耳丁公著所別訑詑二字實即一字皆俗書也玉篇云詑湯何切又達可切詑謾而不疑兗州人謂欺曰詑俗作訑又云訑弌支切訑訑自得也別詑訑爲二不知正俗之分正體當從說文作詑凡一字有數義者說文每不詳備不必因与趙注不符而致疑於字體也莊子知北遊僻陋慢訑与孟子義合楚詞九章惜往日或訑謾而不疑王叔師訓爲詐欺釋文云訑一作詑

可證訑訑無別張鎰之說已知訑訑爲一其解亦較勝邠卿。又案訑當讀徒和反訑史記龜策列傳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云誕一作訑元照案誕訑聲相近徐新田云凡它也之溷不可枚舉然莫誤於沱字蓋沱潛之沱借作沱沼之沱本屬一字今以从它爲沱潛从也者爲池沼判一爲二繆不可言又案它也二字字異音同韵書於从它之字多入歌韵从也之字入支韵非唯昧於字體兼不知音矣

王文成以致良知三字提唱宗旨與朱子爲難良知二字肇自孟子文成之解良知實本於朱子邠卿則訓良爲甚元照案後漢書馬援傳良怖急者可

牀下伏章懷注良甚也又古人良久良苦之云皆甚之謂也上篇良貴亦當訓甚集註皆訓爲本然之善文成遂得借以行其說矣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邪鄭云介大也釋詁文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音義引陸善經云介謂特立之行元照案孟子言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其側而由由然與之偕故譏其不恭則與介特之義不相似必若伯夷之隘乃可謂之介特言固各有攸當也劉氏劭人

物志（體別）云宏普之人意變周洽不戒其交之溷襍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益其拘是故可以守節難以變通其所謂介者指伯夷一流所謂普者指柳下一流繹劉氏之論則知所鄉之允

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元照案近讀於焉字絕句非也焉當訓於何邵公解公羊云焉爾猶於是也（隱二年）又云焉者於也（宣六年）高誘淮南注焉猶於

（時則）与此字法一例當作一句讀

古書敘述言辭有兩人之言總衆一曰字者有一人之言重一曰字者孟子自范之齊章內孟子曰三字是重文起義亦猶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之例也趙氏章句分爲兩章（別有章指故知分爲兩章）集注合爲一章而以孟子曰三字爲羨文恐皆非是

盡心下篇王曰無畏寍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句）厥角稽首邠鄉云百姓歸周若崩（句）厥角（讀）頟角犀厥（文選注四十六引作蹶）地（句）稽首（讀）拜命（句）亦以首至地

也章指云殷民厥角周師歌舞淮南本經訓剞劂削鋸高誘注剞讀
詩蹶角之蹶詩無蹶角之文疑卽指此詩蓋如若之譌元照棻邢卿訓厥爲
犀厥非觢解也段先生云玉裁案額角犀三字連讀國語角犀豐盈注亦可證中山
策亦云眉目權衡角犀偃月然則角犀卽今相書伏犀貫頂是也漢書諸侯王表
厥角䭫稽字本首奉上璽韍正用孟子此文應劭曰
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曰厥者豎也叩頭則
額角豎兩說小異應氏訓頓与趙尤合要皆不以厥爲語助
漢人行文連用經典語助如色斯友于刑于之類頗有之厥角非其類也与趙注同趙
云歸周若崩猶云從惡如崩極言其易耳撰古文

尙書者不審此義芟竄孟子之文入之泰誓曰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其傳云民畏紂之虐色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始以若崩厥角爲句旣以崩角連文不得不訓厥爲其句讀故訓胥失之矣趙注文義晦澀古文尙書盛行遂未有爲之申明者○王融曲水詩序屈郲厥角請受纓縻陸倕石闕銘屈郲交臂厥角稽顙邛遲與陳伯之書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以厥爲蹶合於晉灼之訓以厥角與屈郲解辮爲對偶尙不失古義古文尙

書王陸諸人已及見矣而不遵用者特以沿襲漢書之故耳

被袗衣邵卿云袗畫也梁先生同書云袗之訓畫於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文帝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翟氏灝攷異失采錢先生云大昕案梁說甚確　許周生云宗彥案言舜者多及於琴蓋以舜有南風之操也南風爲夏時被袗衣鼓琴一時事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梁曜北云然則舜鼓琴只有南風一操如范履霜耶

徐新田云養原案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師曠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南風亦不必以范履霜爲嫌 藏在東云鏞堂案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鄭仲師云良裘王所服也虞之珍裘猶周之良裘貴爲天子始服之山舟先生說是

以追蠡邠卿云蠡蠡欲絕之貌也元照案荀子賦攭兮其相逐而返也楊倞注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攭音戾方言六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離又三十劙解也又案說文蚰部蠡蟲齧木中也蓋木以蟲齧有欲斷之狀皆可互參 周信之云程氏通藝錄解蠡字最當